

张国立 著

怎么都要不要人一族

趁着月色

咱们

一群痞子情意的万“贱”归宗
看看你身体里有没有飞行DNA



世纪文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 & 友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鸟人一族/张国立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582-9

I. ①鸟…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3006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助理编辑 蔡艳菲
装帧设计 赵为群

鸟人一族

张国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插页 1 字数 100,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582-9/I·986

定价 15.00 元

一群痞子情意的

万“贱”归宗看看你身体里

有没有飞行DNA



怎么样，要不要趁



张国立 著

人
一
族

月色，咱们也飞飞？



世纪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自序 第十八洞起的大风	007
一 酒吧里会飞的男人	011
二 一指禅和纵功	023
三 飞行的DNA	034
四 高妈和她老公的飞行	048
五 史上第一个会飞的人	062
六 午夜，黑短裙上的飞行	078
七 复活岛的鸟人大赛	096
八 老美的茄子伞和老日的风筝	111
九 狂风中的奋战	118
后记	133

男人酒馆纪事

左边算起第二瓶酒	139
----------------	-----

自序 第十八洞起的大风

从大三那年开始捧着《水浒传》学写小说，到现在也不少年啦，出了十多本书，也闷在后现代那堆理论集里快给闷死，最后发现写小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快乐，如果不快乐，写小说要干吗？于是我又重新写，写的是我懂事起就想飞的事。

写的过程中发生许多事情，先是不景气，失业率节节升高，接着纽约的世贸大楼给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了，台北给纳莉台风的水淹了，想飞的欲望就更加强烈，因为如果能飞，的确能逃掉许多烦恼。

故事里面有很多人物是我朋友的翻版，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没改，他们早认命，交了写小说的痞子做朋友，会倒霉一辈子的。

有一段岁月，我们整天窝在酒吧里，喝酒放屁仿佛是人生仅存的意义。在酒吧里能做什么呢？大部分的时候都聊天，聊的也都是别人的女朋友，偶尔会出现一个女孩让我们的酒虫牵动出精虫，于是总有一个会去找对方试试手气。认识露碧便在一家酒吧，那时她站在吧台前，我们进门正巧见到她细长的背影，大呆顿时陷入情网。

酒吧是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常去的人也是那堆，因此酒吧最常见混乱的恋情。就像大呆那晚跑去和露碧搭讪，没想到露碧练过跆拳道，话不投机就把大呆给过肩摔，害大呆三天两夜地睡不着猛喊腰疼，

但这不意味别人不能去和露碧交朋友。后来露碧和小乖在一起，而小乖和大呆从盘古开天以来就是死党，这就叫酒吧式的恋情。

我从没听过酒吧式恋情有什么从此两人过得幸福快乐的故事，小乖当然也和露碧闪了。大呆每天骂小乖，我们则未发表意见，老天，这种你情我愿的事谁能说什么。

除了女人，对男人而言，在酒吧里能重温团体生活的感觉，因为男人在群体里容易亢奋。那年世界杯棒球赛，中华队大战古巴，每个人的细胞都在吆喝声中跳动，这是窝在家里无法体会的。

也有感伤的时刻。露碧和小乖分手那晚，她又一个人站在吧台前喝伏特加，我们围在四周，听她的抱怨、遗憾，最后当然是哭诉收场。

酒吧给了我们一段无法忘怀的岁月，但也有结束的时候。某一天，有人开始打高尔夫，于是又搞起群众运动，每个人都去打。九十年代的一个上午，六个人去桃园的一个球场决定对谁高杆做个了断，打到第十五洞，是个一百八十码的短洞，风突然变得很大，我先上场，平常七号铁杆能打一百八十码，给风一吹，只有一百二十码不到。后面的家伙一个个换杆子，最后一个用到三号铁杆，仍然被风吹得落到隔壁球道去。

就这样和风挣扎，比的不是杆数而是气数。直到小乖以第五个推杆把球推进洞后，我们停止了比赛，觉得再快乐也不过如此。

人生会有很多阶段，那场球之后，我们又进入另一个阶段，很多人不再打球了，说不出来为什么，而是好像有别的事该做，例如结婚和离婚。一缸子人结婚，另一缸子的人离婚，然后大家都渐渐少了联络。

他们都不知道，就在最后的那场球之后，我就想写这篇小说，不是写给他们看，是写给我，和你们看。在人生的每个段落里都有值得纪

念的事情发生,有时候我们忘了,有时候故意不去想,更有时候怕别人知道而刻意地把这段记忆藏进延脑和小脑的接缝处去。既然写小说,就得诚实以对,顺便也帮这伙朋友,强迫他们也不得不接受我写出的关于他们的诚实。

前两年,我们又聚在民生东路的一家酒吧里,难以想象的事发生了,居然有人点起咖啡,也有人一瓶 CORONA 也没喝完,更糟的是,有人带老婆来,于是成了家庭聚会,但也没有人觉得不好,这大概就是成长吧。

这些人里面我最想念的是大呆,他以前常偷偷在每个吧台后面撒尿,他说那是种纪念,表示他在这家酒吧的确留下了些什么。最不想念的是小说里小六的老妹,因为我相信,我在她心里面恐怕连个屁影也不会残留。

想念那段几乎飞起来的日子。

一 酒吧里会飞的男人

小六说他会飞,当然,没人会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因为他已经喝了至少四个小时。我们在 high 的时候常会把威士忌倒在冰筒里,一人抓一根吸管,两分钟之内干完那筒酒。那天我们就是这样干掉了五瓶的格兰菲迪,所以小六说他会飞,我说,我在小学三年级就飞过啦。

再说,即使没喝酒,小六的话也不怎么能听,否则他不会在三十岁之前就结了两次婚,第一次还是在高中毕业的那年,而且他现在又单身。

好吧,不管小六结过婚、离过婚没,也不管他那天晚上喝了几缸子的酒,任何一个人在台北忠孝东路四段巷子里告诉别人说他会飞,你说,谁会相信?

我们七个人,围在吧台前试着做第一百二十七次的努力,喔,努力地把吧台后的克莉丝约出去。突然之间,小六站起身严肃地说,他会飞。我们都没理他,不过他就自己走到窗前,对面麻辣火锅店的霓虹灯照射在他身上,一条红一条蓝的。我依稀看到他瞪大了两眼张开嘴,仿佛试图把屋外所有的空气全吸进肺里去。就在我们眼前,他跳出了窗,那个晚上有点凉,冷风飏地灌进来,大呆还喊,喂,谁呀,好心把窗户关上行吗!有人还在这里付钱喝酒啦!

反应最快的是杰克，冲到窗前，霓虹灯也照在他脸上，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牙竟那么白，白得可以去拍口香糖广告。

杰克没关窗，他把大半个头伸出去，冷风又灌进来，他对着我们喊叫，快来，你们看，小六飞起来了。

坦白说我们都不确定小六是不是飞起来了，但我们都看到有个黑影在巷子上空的云堆间飘来飘去，有点像小六，只有小六有那双落脚。

大呆又抱怨，看完啦，可以关窗了吧。

克莉丝真的和我们出去吃宵夜，她的老板细汉很不高兴地在制冰器前面冷冷地盯着我。很久以前我就认定细汉要钓克莉丝，所以我不太赞成大呆他们老想去穷搅和的念头，杰克却认为这样才够味，他从第一次走进这家酒吧起就对细汉没过好感。杰克说，越这样越是得钓克莉丝，凡事不经过搅和不会爽，那就是我们开始不停地钓克莉丝的动机，小乖觉得这种念头有点贱，大呆不同意，他说不贱何以为男人。

“你要做圣人你去做，我可是只想做男人。”

对此，我没意见，都不干我的事，有酒喝，有屁打，我就满足了。

六个男生加上克莉丝，我们窝在顶好炸鸡店旁的小摊子里。克莉丝脱掉她的小背心，白皙皙的大半个咪咪在我们眼前从东晃到西，晃得都快头晕了。杰克没喝够，谁也没喝够，我们再干掉两打麒麟。当大呆躲在巷底尿尿的时候，小六回来了，他浑身上下一股怪味地钻进摊子，说他要一碗担仔面，也没告诉我们他到底飞到了哪里去，自顾自地吃他的担仔面，我们也懒得问。等大呆回来，大家就走出巷子，忠孝东路上排满了出租车，杰克拦住一辆车，拉克莉丝上车便走，大呆在后面骂，没用，他追不上汽车。第二天杰克打电话给每一个人，他说他和克莉丝做了一整晚，用尽他学到的每一种姿势，克莉丝喊受不了，他才

停止，天也亮了。

没人会相信他——喔，我是指没人会相信杰克，至于小六的飞，则没人问。我最后忍不住，打电话给小六，他搞了个网站，白天都在家里的计算机上贴日本妹妹的光屁股照片。听说还有人要投资他，半年后发行股票上市。每个人都当是笑话，我却相信说不定小六会成功，谁都知道网络的最佳用途就是传播色情，而且我的灵感告诉我，小六总有一天会发财，至少是我们七个人里面最有钱的。

小六打着呵欠，他说听杰克的话不如去他家后面的公园看狗吃屎。小六的理念我最清楚，他坚定地以为天下的女人都爱他在心口难开。他则喜欢等，等到最后女人先等不及了，就会自动来向他求爱，克莉丝也是如此，目前只是用杰克来刺激他罢了。我听不下去，总算讨论到他的飞行，他是这么说的——

唉，我没飞好，落到垃圾堆。

小六说，他妈的，现在不是垃圾不落地吗，台北市怎么还有垃圾堆！

怎么降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飞。我问小六能不能再表演一下他的飞行给我看，可是小六不肯，他说他只敢在晚上飞，白天不敢，他说：

“喂，痞子，你叫我站在楼顶往下跳，别人会当我是神经病。开玩笑，半年后我的公司还得发行上市咧。”

那就晚上再飞，没人看到。

“可以，你得先请我喝酒。”

喝酒是小事，要是我有个会飞的朋友，那可有趣了。我在想，如果小六真能飞，我能从他身上赚到什么钱呢？收门票看飞行表演？介绍

给李安拍《卧虎藏龙》？

管他，得先确定小六能飞才行。

我请小六去喝酒，才七点多，酒吧刚开张，细汉忙着搬啤酒，见到我们连招呼都不打，我觉得细汉很欠揍。克莉丝无精打采地坐在高脚椅上抽烟，她对我们这么早就来报到，有点不耐烦。她是全台北最讨厌客人的酒保。我对她说，开酒吧的还管客人什么时候喝酒呀，咦，天黑了没？

克莉丝昨晚没随杰克回家，她在半途就把杰克推下车了。她说她不中意杰克，像个十年没洗的枕头套，又油又臭。小六很得意地瞄瞄我，而我则注意到细汉也把脸藏在啤酒箱后面冷笑。我一向不屑这种事，打死我也不会爱上克莉丝的，这并不是说克莉丝不好，而是，你想，交个比你还爱酒的女朋友，我到哪里去喝酒她都跟着，喝得又比我多，烦不烦呀。

“哼，生活再苦，生活质量也不能降低。就算我是伊甸园里的夏娃，杰克是亚当，我也宁可守寡。和他上床，啊嚏，想到就恶心。”

克莉丝开了两瓶 CORONA 摆在吧台上，她看看小六说：“小六，你摔到没？”

小六耸耸肩，故作潇洒地用力把瓶口的柠檬片往瓶里揪，我早知道会出事，啤酒的泡沫冒得吧台上一团乱，克莉丝很嫌恶地把抹布扔出来。我来擦吧，谁晓得小六将来会不会是我的金牛哪。

我们坐在那里等天黑，克莉丝挺够意思地分我们一点她自己做的晚餐，白酒蛤蜊面。小六吃得稀里哗啦，他说是他离婚，第二次离婚后，吃得最饱的一次。克莉丝没笑，我发现她对小六都是那种很不屑、很不齿、很不以为然的表情，不过那和我没关系。我想，克莉丝即使不

和我们之间任何一个人上床,即使很不屑小六,但至少可以认小六做干儿子,何况小六离家出走两年,也需要一个妈的。

六月里台北的天很难黑,小六嫌巷子里的人太多,我又不想等到深更半夜,克莉丝倒是挺帮忙的,她答应小六,只要他去飞,下次会为他做龙虾意大利面,而且保证不在里面加泻药。

打了半天屁,小六干掉了四瓶 CORONA,他终于站起身说,飞啰。

酒吧在巷底一栋公寓的二楼,小六依然爬到窗台上,装模作样地伸出手指试试风,回头向克莉丝甩甩三年不剪、三个月不洗的长发,呼地就摔——不,飞出窗台。

我急着冲到窗前往天空上看,奇怪,没有小六的影子,克莉丝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该往下面瞧瞧,虽然是二楼,摔起来也够呛的。”她说。

小六不在下面,一排机车上,有对男女正吻得不可开交。那么小六呢?

只好等了,细汉出门去了,我和克莉丝无奈地各捧各的酒,我思考小六消失的问题,可能他飞得很快,嗖地就窜上高空,我看不见。也可能他不是会飞,而是搞了什么狗屎穿越空间术,他跳出窗时,实际上是进入另一个空间,所以不见了。当然,更有一个可能,是克莉丝说的,小六跳下去的时候,正好被汽车撞个正着,然后隔壁巷子里修路压柏油的巨轮车子把他压成匹萨,两个小男生踢空啤酒罐,顺便把他踢到巷口,又刮起大风,小六就给吹到木栅的福德坑去啦。

克莉丝可以不喜欢小六,但我没想到她是恨,恨小六到这种地步。管他,克莉丝趁细汉不在,把细汉自己喝的四十年珍藏葡萄酒拎出来。味道很不错,可是细汉回来发现了岂不麻烦。克莉丝说没关系,再倒